

明

回到明朝

「梦回大明系列」月关◎著

当王爷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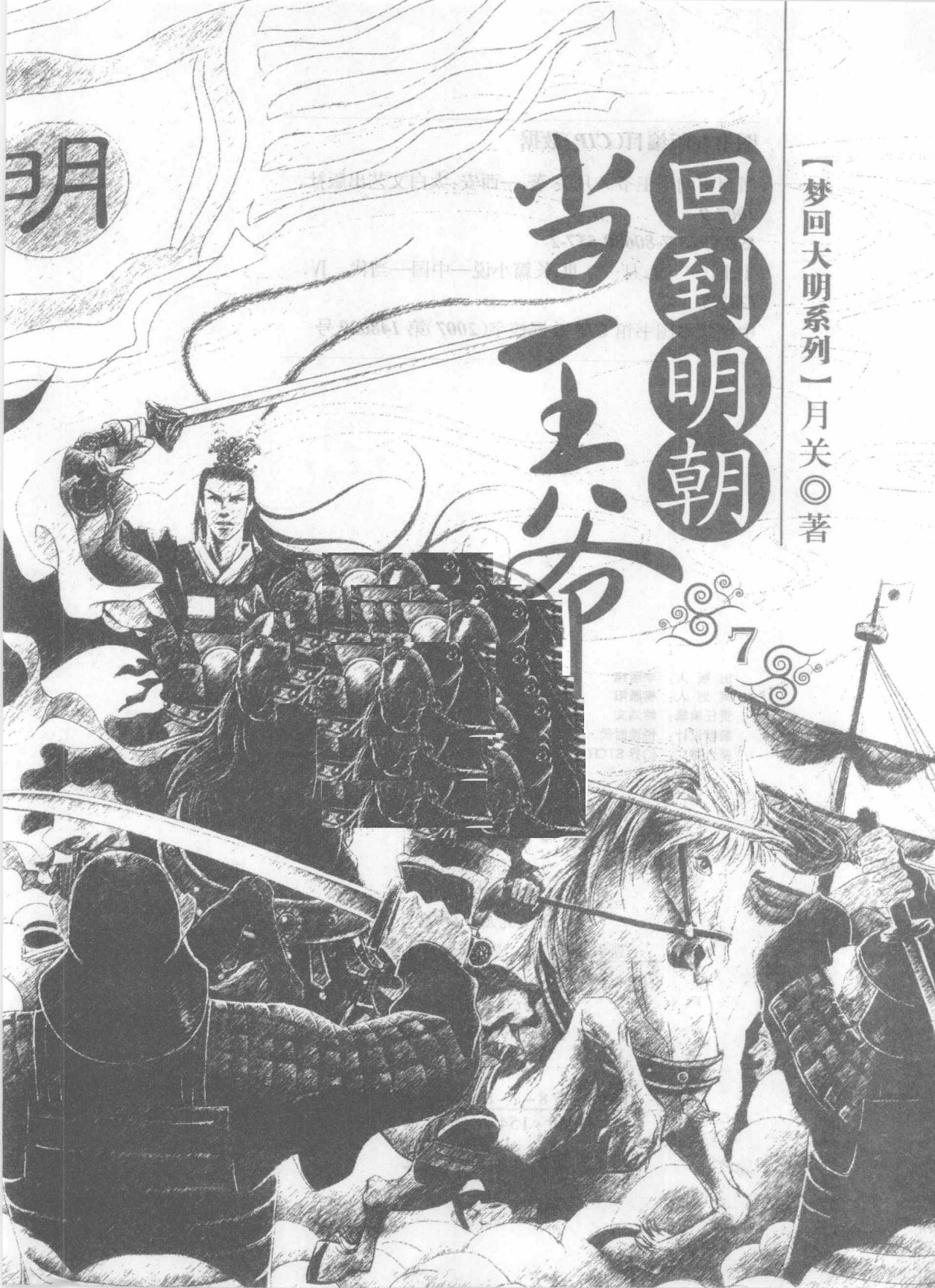
「梦回大明系列」月关◎著

回到明朝

当王爷

7

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明朝当王爷 / 月关 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978-7-80680-557-2

I.回… II.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629** 号

出版人: 李丽玮
策划人: 柳雁阳
责任编辑: 姚鸿文
装帧设计: 悦读时代·王涛
整合推广: 幻界 STORY 悦读时代

回到明朝当王爷

月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本 16 印张 31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80680-557-2

定价: 154 元(全 7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

第一章	二当家	005
第二章	星星之火	012
第三章	放飞成功	018
第四章	疑窦暗生	024
第五章	我要杀人	032
第六章	垂死挣扎	037
第七章	奉旨打劫	045
第八章	千人斩	052
第九章	有客来访	059
第十章	目标阿嚏妮	066
第十一章	捡到宝了	074
第十二章	偷得浮生半日闲	088
第十三章	群英会	096
第十四章	圣·乔治旗	103
第十五章	炮从天降	112
第十六章	兄弟反目	120
第十七章	布网驱鱼	127



目录
Content

第十八章	磨刀霍霍	135
第十九章	今夜起网	141
第二十章	咽喉重地	151
第二十一章	老娘当家	159
第二十二章	小鱼吃大鱼	167
第二十三章	联合会议	174
第二十四章	海上谈判	180
第二十五章	兵发满刺加	184
第二十六章	三战定君臣(上)	190
第二十七章	三战定君臣(中)	196
第二十八章	三战定君臣(下)	205
第二十九章	逸相出招	216
第三十章	孤身赴蜀	223
第三十一章	竹林遇贤	232
第三十二章	京中风云	241
第三十三章	草动蛇惊	250
第三十四章	山东指挥	262

第一章 二当家

宋小爱领着一众亲兵正往总督府赶去，忽见一个白发老汉大呼小叫，吵嚷“官兵打架，毁我酒馆”，连忙让人截住他问道：“老人家，发生了什么事？”

老汉跺脚道：“姑娘，你别拦着我的去路呀，有两伙官兵在我酒楼中打架，我这是赶去总督府报信吧。”

宋小爱率军到了苏州，被安置在城外一处似山非山的坡地上驻扎，杨凌不但先送了半个月的口粮，而且因为他们昨日杀倭有功，还另外奖赏纹银一千两，宋小爱十分欢喜，这是赶来总督府致谢的。

这时一听官兵打架，宋小爱不禁柳眉一挑，喝道：“是哪个不开眼的东西，督帅打了大胜仗，百姓都欢喜得很，他们却在这时惹事，走，带我去看看！”

老汉苦着脸道：“姑娘，那是两伙大兵啊，听说还有一个……一个参将，你惹不起的，快别耽误我的事儿，再过一会儿怕是酒楼都要被拆了。”

旁边一个壮家战士傲然道：“我们头人是女官参将总兵，皇帝亲口封的，还管不了他们？”

宋小爱实授参将职，但是领总兵衔，官位要在参将之上，一听手下这话，小姑娘不觉挺了挺丰满的胸脯，傲然道：“你放心，谁敢不听话，本官就把他拿下，重打四十大板。前头带路。”

老汉听食客说过昨夜助总督大人破倭寇的军队是广西壮家的狼兵，而且头领是位女将，想不到就是眼前这个嫩得像沾露花蕊似的漂亮小姑娘，如果是这位连倭寇都打得败的女英雄，收拾几个大兵自然不成问题。

他急忙领着宋小爱赶回酒楼，山东兵、四川兵这时已经打出了真火，可是四川兵身材普遍较山东兵矮一些，再加上参将蒋洲刚刚跑下楼来就挨了一板凳，现在人事不省地躺

在地上，四川兵群龙无首之下已经落了下风，被一帮山东大汉追得满楼乱跑。

宋小爱跨进酒楼，一见满屋狼藉，不禁娇叱一声道：“住手！你们是谁的兵？竟敢如此大胆！”

一个山东兵见是个漂亮小姑娘，便丢下手里的凳子腿，笑嘻嘻地道：“小妮子，男人干仗你掺和个啥，老老实实地在家做饭带娃儿，这些碇应人地玩意儿，他就是欠揍！”

他说完见一个伙伴被两个四川兵拖倒在地，正骑在身上狠揍，立即大吼一声猛扑了过去。宋小爱喝道：“我是参将总兵官，你们得听我的。”

两方的兵打得正带劲儿，谁肯听这小姑娘喊些什么，宋小爱是南丹州的头人，平素一呼百应，何时受过冷落，一见这情形不禁大怒，她一摆手喝道：“统统给我拿下！”

一众壮族汉子见头人下了令，立即冲了进去，加入了战团，把个酒店老板急得团团乱转。小小酒楼又加入几十条汉子，这一下真是打得稀哩哗啦，好在这些壮家兵体格本来就比较强健，川鲁双方士兵力气也差的差不多了，经过一番混战，总算被她的人全捉了起来。

总督府前院里，打得鼻青脸肿的大兵站了一院子，旁边地上用桌板拼了个担架，那位出师未捷的蒋洲蒋参将躺在上边，经过郎中救治，这时已苏醒过来。

杨凌坐在廊下一张官帽椅上，冷冷地看着这两队官兵，两队人壁垒分明，彼此怒目而视，瞧那剑拔弩张的样子，如果不是总督大人在上面，当场就得再打起来。

白重赞也气得脸色铁青，他按着肋下佩剑，怒气冲冲地在院中来回踱步，一个四川兵站得笔直，正大声地背着军令：“军律一：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起，旗按不伏，此谓悖军，犯者斩之。

军律二：呼名不应，点时不到，违期不至，动改师律，此谓慢军，犯者斩之。军律三：夜传刁斗，怠而不报，更筹违慢，号不明，此谓懈军，犯者斩之……”

他背到第九条便背不下去了，白重赞冷笑一声，一摆手，两个执法亲军冲过来将他就地摠倒，两条军棍左右翻飞，劈哩啪啦地打了起来，这个川军倒也凶悍，咬牙挺着愣是一声不吭。

白重赞向一个山东兵一指，冷冷地道：“你，继续！”

能将军律背全的兵没有几个，不一会儿院子里就被摠倒了一片，啪啪声此起彼伏，站在两位参将周围的兵越来越少。

这时又轮到一個山东兵，只听他调门儿高高，军律背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全部背完后，他得意地瞥了一眼川兵，向杨凌行礼道：“禀督帅，标下已经背完了！”

杨凌端着一杯茶，用茶盖有一下没一下地拨着茶水，眼皮也不抬，只是慢条斯理地道：“背完了？好……一个字都没错，你是哪里人，姓什么叫什么？”

那士兵骄傲地昂起头，大声道：“回督帅，标下是山东德州人氏，姓杨名全！”

杨凌笑吟吟地道：“嗯，杨全……杨全……呵呵呵，还是我的本家，好，好！”

杨全脸上刚刚露出喜色，杨凌已淡淡地道：“全都背得下来就好，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来人，加十棍！”

“嘎？”杨全一阵错愕，还来不及分辩，就被两个执法兵摁倒在地，对面的川兵见状放声大笑，就连趴在地上正挨揍的也龇牙咧嘴地发出一阵怪笑。

杨凌将茶杯往旁边一递，站起身道：“不错呀你们，嗯？本官要打倭寇，向皇上请旨调些能打仗的兵过来，山东、四川指挥使把你们派来，看来还真是用了番心思。不错，军棍挨在身上，愣没一个喊疼的，个个都是条汉子！”

他话音一转，大声喝道：“可是本官调你们来，是打倭寇保百姓的！是让你们自相残杀，还给老百姓拆楼的吗？蒋参将是被谁打晕的？站出来！”

杨全趴在地上叫道：“是标下打的！标下正被执行军法，无法起身，请督帅见谅！”

杨凌冷笑一声道：“好一张利嘴，多出怨言、怒其主将、不听约束、更教难制，以下犯上，伤害将官，数罪并罚，把他给我枭首示众！”

山东兵一听这道命令顿时大惊，四川兵的笑声也戛然而止。孟四海急了，急忙跪地行礼道：“禀督帅，杨全随末将征伐山贼土匪，曾屡立战功，求督帅宽恕。此事全是末将管教不严，纵容下属，就请督帅惩罚末将吧，所有罪责，末将愿一力承担。”

杨凌冷冷地道：“杨全以下犯上，将一个朝廷命官、堂堂的参将打成重伤，这罪你担得起吗？本督杀他，是为正军法、儆效尤，若是赦他死罪，川军将士岂肯心服？”

孟四海心中暴怒：川军有什么不服的？堂堂正正的干架，老子又没撩阴腿下绊子，打了败仗是你艺不如人，怎么还得学小孩子找大人告状不成？

可是孟四海极讲义气，现在自己的亲兵生死悬于一线，听督帅的语气，大有川军若肯放他一马，便赦他死罪的意思，他只好向蒋洲拱拱手，挤出一丝笑容道：“蒋大人，都是咱们手下的兵莽撞了。所谓不打不相识，孟某和你这也算是打出来的缘分，孟某愿和蒋兄交个朋友，还请蒋兄帮我向大人说个情。”

蒋洲的头还在隐隐作痛，脸颊上的血已经结了痂，对那个杨全他实在恼恨得很，可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再说军中斗殴于仗实属寻常，难道真的借大人的刀砍了人家脑袋？”

他正在犹豫，杨全趴在地上已大喊道：“大人，不必求他，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标下不怕死！”

孟四海气得回头骂道：“滚你娘的，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蒋洲一听这话反而笑了起来，他坐在桌板上，嘿嘿笑道：“你个瓜娃子，愣是要得，老子的脑袋你也敢削，嘿嘿，老子不屑与你一般见识。”

他扭头对杨凌道：“督帅，咱们这些人千里迢迢的赶来，是跟着督帅打倭寇的，看他个瓜娃子，倒有把子力气，现在杀了不如让他去多杀几个倭人。请督帅开恩，赦了他的罪过。”

杨凌展颜一笑道：“好！你这么说，本督就卖你个面子，饶了他的死罪。哼！不光是他，本来……就算这些闹事的亲兵不全斩了，我也要拿你们两个的亲兵队长是问的，他的人头既然寄下，本官也不为已甚，那两个人就暂且放过！”

他提高嗓门道：“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你们这些人扰乱军纪、祸害民宅，这一应赔偿就从你们的军饷中扣下，你们的罪过也着书记官记下，等到平了倭寇，本官再依你们

的军功，决定是赏是罚！”

他一摆手，执行军法的士卒都停了手，持着军棍退到两旁。杨凌提高嗓门道：“为了张吃饭桌子打仗，很光彩么？你们挨的军棍不痛？硬撑着不吱声就是汉子了？依本官看，只能算是痞子，是不是真汉子，和倭寇在战场上见真章。”

孟四海、蒋洲取下不严，纵容群殴，各降半级仍领原军听用。你们都觉得自己英雄是不是？回去好好练兵，过几日本官就派你们上阵杀敌，山东兵、四川兵，你们两支军队协同作战。到底谁是英雄谁是狗熊，用你们的军功来说话！”

蒋洲和孟四海对视一眼，同时拱手道：“末将遵命！”

杨凌正想吩咐人弄几套车把这些伤兵全都给弄回去，忽地有人跑上前道：“大人，布政使刘大人求见。”

杨凌听了有些诧异，刘大人匆匆走进院子，见院子里站了这么多兵，倒把他吓了一跳，他瞧见了杨凌，这才收回目光迎上去道：“哎呀杨大人，下官实是不得已才冒昧来见，还请大人下官作主啊！”

杨凌奇道：“刘大人，这话从何说起，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刘大人苦着脸道：“那些狼军驻扎在东城外，随意砍伐百姓家的树木搭屋烧柴，偷鸡摸狗的。还有些狼兵见到住得偏僻些的百姓人家，干脆就连抢带盗了，许多乡绅跑来向下官哭诉，下官命巡检司衙门去查个究竟，谁料……衙差居然被狼兵给打了，狼狈不堪地跑了回来，下官实在一筹莫展，只有求大人您出面了。”

“啊？”杨凌昨日见了那些狼兵作战英勇尤胜官兵的模样，对他们期望甚高，还以为这是一支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的子弟兵呢，怎么军纪这么差劲儿啊？

杨凌回头看了看廊下的宋小爱，宋小爱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也正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杨凌无奈地吩咐道：“来人，给我备马！宋总兵，就请你同本官一起去看看吧……”

杨凌到了东城外，一番明察暗访才弄明白事情真相。原来这些壮兵被安置在城外后，并没有足够的军用帐篷，不过他们生活清苦惯了，这个倒不在意，搭建木屋个个在行。

他们原来住在山上，可不曾听说树木居然还是有主人的，自然是见树就伐。百姓出面理论，要么因为彼此语言不通，要么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帮这些百姓打仗，砍也砍得理直气壮，所以根本不予理会。

这些狼兵作战固然骁勇，对本族中人也和善纯朴，但并不代表他们对什么人都十分和善，有些兵偷鸡摸狗甚至对一些乡民抢掠，也确实有其事。原来，汉人官兵的军饷有安家费和行粮两项，但是狼兵按朝廷规矩只有行粮，每天一分二厘银子、每人一天一升军粮。

但是各州的土官们对于自己的士兵十分苛刻，作战时如果割获了人头，他们是按规矩付银子，决不含糊的，可是朝廷拨付的日常饷银却被他们全克扣了下来，就连军粮也匿下了大半，那些狼兵根本吃不饱，又怎会不偷盗劫掠？

杨凌弄明白真相，也觉十分头痛。民族问题从来就不好处理，朝廷对土官可不能像对汉官那般想打想杀随意处理，虽然明知他们侵吞了军饷、藏匿了军粮，可是一旦处理不

当,就会激起民族矛盾,逼得各州壮人造反。

幸好宋小爱本是汉官后裔,对待部落百姓比较仁厚,而且她在各州头人中势力最大、领地最广,所以威望极高,在她的严厉约束下,各州头人总算把自己的人都控制了起来,不许他们再四处扰民。

杨凌与宋小爱私下商议了一番,决定派一名军需官专门协助狼兵管理军饷、军需,头人们贪墨军饷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但是这层窗户纸是谁也不便捅开的。

因此杨凌作为六省统兵总督,要安排军需官负责发放饷银和军粮,而且作为六州头人的首领,宋小爱已颌首答应,他们也无话可说。

杨凌与宋小爱处理好了这些事正准备返回城中,宋小爱忽地说道:“总督大人,您要派位军需官来协助我管理粮草,这人选……可否……派您身边那位姓伍的将军?”

“嗯?”杨凌探询地看了她一眼。

宋小爱的脸蛋儿有些发热,她也不知自己怎么会冲口说出这句话来,可是想到可以和那位武艺高强的少年将军并肩作战,她的心窝里忽然有些发热。

她鼓足勇气道:“伍将军一身精湛的武艺,令我十分钦佩,因此很想有机会向他请教请教,大人既要派军需官来,卑职……卑职想……这也算是一举两得。”

杨凌见这爽朗大方的姑娘忽然变得期期艾艾起来,不由心里一动,小伍人品出众,武艺高强,莫非这位宋总兵对他……

小伍来管军需,那是最放心不过了。另外壮家的七人步战之法极为巧妙,大有实战价值,派小伍来学回去,自可应用于军中。再者,如今看来,狼兵勇则勇矣,但是实在难以管束,如果这位女头人一颗芳心全系在伍汉超身上,那么剿匪作战时岂有不全力配合、竭尽所能的道理?嗯……一举三得,这买卖划算。

杨凌想到这里,笑道:“这有何难?一会本官回城,就令伍将军留在你的军中便是。”

杨凌出了大帐,唤过伍汉超嘱咐一番,令他留在狼军中为军需官,自带了刘大棒槌等一众亲兵赶回城去,他匆匆赶到后院让成绮韵马上再给狼兵拨付一批粮草过去。说完了公事忽又想起一件事来,便道:“对了,你把杨泉……呃……三哥安排到哪儿去了?此番来江南,我都忘了问了。”

成绮韵一怔,诧异地道:“大人怎么……忽然想起他来了?”

杨凌笑道:“今日川兵和山东兵打群架,有个山东兵叫杨全,因为语音相同,我才想起这桩事来。”

成绮韵早从高文心口中知道了杨泉曾趁杨凌病危,覬覦杨凌家产和妻室的事,这等小人杨凌岂会真的关心?起码直到现在杨凌才想起江南有这么个亲戚,说明杨泉在他心中毫无地位,有此判断,她的心中便有了底。

以黛楼儿一贯的作风,敢侵犯她利益的人,她一向是冷血无情地除去。如今,她的一颗芳心不知不觉间已完全系在杨凌身上,杨凌的一切利益、一切喜怒哀乐,也就成了她不惜一切、竭力维护的目标。

在她眼中,只要是对杨凌不利的,就是该除去的,至于是非正邪,她根本不会去考虑。

她的柔情蜜情、关爱呵护只为杨凌一人而发。从小受尽折磨和欺骗的她，早已磨练得心如铁石，对于别人，她绝无廉价的怜悯。

杨泉这种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对于杨凌的官声令誉只有坏处，他早晚会成为那些紧盯杨凌，等他出纰漏的御史言官们用来攻伐杨凌的武器。对于这样潜在的危险，以她的性子，岂会坐视它有朝一日成为事实。

然而杨泉尽管无耻，毕竟是杨氏宗族的人，成绮韵原来摸不准杨凌对于宗族血亲的重视程度，一时还不敢动他，所以她在金陵为杨泉谋了一个税官的差使，想摸清杨凌的看法再说。

杨凌来到江南后，对这个堂兄提也不提，她的心中便有了底，开始暗暗策划除掉这个覬觐杨凌妻室、家财，攀附权贵却品行不端的人。

方才听杨凌一问，她还以为自己估错了杨凌的心态，不免有些发慌，听了他的解释成绮韵才放下心来。

她嫣然笑道：“杨三哥呀……三哥一直希望能像大人一样功成名就、封官封侯。卑职本来给三哥在金陵安排了一个税吏的肥缺，可是三哥只想立战功，但他不通军事，可谓报国无门。卑职与彭老爷子商议召安普陀山巨盗王美人时，三哥知道了消息，便自告奋勇，请纓上山。

大人该知道，官兵招安土匪，按惯例，是要安排人质以安其心的，同时这人又负责为双方传递消息，起到使节的作用。不过王美人投靠朝廷的消息尚在封锁之中，为了遮人耳目，我便安排杨三哥以北方巨盗的身份投靠王美人，如今他已是普陀山的二当家了。”

杨凌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什么？你让他冒充北方大盗，去海盗群里做二当家？他……他是那块料吗？”

他啼笑皆非地道：“你怎可因为他的身份，就由着他胡来？他能做什么大事？二当家！唉！他在普陀山紫竹林给观音大士当守山大神还差不多。”

成绮韵“噗哧”一笑道：“大人尽管放心，杨三哥如今可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普陀山干得有声有色呢！”

“二当家，起锚了！”一个海盗毕恭毕敬地道。

“嗯，扬帆出发！”杨泉一脚踩在船梆子上，意气风发地一挥手。

“哗啦啦……”三面巨大的风帆自上抛下，赤膊赤脚的水手在甲板上匆忙地奔跑着，船体一阵摇晃，慢慢离开了码头，三桅木船驶出百余丈出了海湾，海盗们调整着船帆布，开始加速向东北方驶去。

海风拂来，带着丝丝的咸气，让人倍感舒心。杨泉回头看看渐远的山影，嘿嘿一笑：“他娘的，上了那小贱人的当了，在金陵时每日搜刮些银子，喝顿小酒，逛逛窑子，何等逍遥自在，都怪我听信了成小贱人的话，说甚么海盗窝里金银成山，掳来的各国美女都长得像天上的仙子。

结果来了这儿可好，做海盗就做海盗嘛，偏讲什么劫富济贫，劫财不劫色，岛上的海盗平时就跟些渔民似的，那些娘们儿有姿色的没几个不算，还都是海盗们的老婆，看得动

不得，弄得自己整天被几个悍匪拉去大碗小碗的灌酒，天天过得头晕目眩的。”

海浪拍打着船体，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又来了，杨泉怕自己一头栽进水里去，忙小心地离开了船舷。

王美人本名王显，长得瘦瘦弱弱的，他昔年做一单绑票买卖时失了手，被官兵一路追捕和手下逃散了，王显逃进一个村子后，见追兵甚急，情急之下剃去了胡子，穿上女人衣服大摇大摆地迎着追兵而去，竟然逃了出来。

这事被彭富贵一帮老海盗知道后一通嘲笑，他就此落了个王美人的绰号，如今他统帅着近万名海盗，控制着六个海岛，成为水上四巨寇之一，可是王显之名却少为人知，海盗们当面称他王爷，背后仍叫他王美人。

最近倭寇活动猖獗，朝廷剿倭甚急，水上生意不好做，原来投靠海狗子的海盗曹天宠和王美人的手下抢生意，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干脆就此投靠了王美人。

海狗子的人一向不讲什么道义，掳财掳色无所不为。杨泉听说曹天宠的独龙岛上有掳来的朝鲜、日本、琉球、夷洲和杭州的女人，一时色心大起，这才狐假虎威，借着普陀山二当家巡视海岛的机会，想赶去开开洋荤。

杨泉回头看看只剩下一点黑影的普陀山，龇着牙嘿嘿一笑：“你个没用的王美人，真是枉称海上巨盗！”他又扭过头来眺望着远方，眉开眼笑地道：“美人儿，我二当家来啦！”

第二章 星星之火

春雨潇潇。江南的雨，永远不会让人觉得凄凉。

雨一来，吴头楚尾反而充满了诗情画意，雨滴打在屋檐上、斗笠上、青石板的狭窄小巷中，汇聚成潺潺的流水，淌入欢快的溪流，檐间笠间编织的烟雨立即充满了人间之气。

四月二十七，九里渡。

前方一个小湖，风吹湖面，水波粼粼，细细的雨丝轻柔地洒落在水面上。

杨凌负手立于雨中，望着湖对面的柳林。林中一队队官兵正冒雨行军，刘大棒槌等十余名亲兵立在不远处的柳树下，一身甲冑淋湿了，泛起油亮的光。

湖边柳林中“安记”活鱼酒家默默地伫立于烟雨之中，这样的江村野肆，大多古老而破烂，瓦在雨里洗出一种残破的乌沉，木制的栏干旧得已近于黑色，酒帘在雨中轻轻地飘摇着，构成了一派江南的山水风雨图。

河畔垂柳茅舍肆，何物料理成风月？唯有美人耳。

现在便有一个执着黄油纸伞的美人儿提着裙裾翩然自那水榭中走来，那绰约的身影行走于如雾的轻雨柳林中，四周景物顿时活了起来。

她走到杨凌身后，抬高手臂为他遮挡着风雨，轻声道：“大人，绮韵为您点了一尾活鱼，热了壶烧酒，乡村野味别具特色，大人且去品尝一番吧。”

杨凌点了点头，转身走进酒家，店老板连忙殷勤地端上热气腾腾的一尾大草鱼、四盘清淡些的乡村菜蔬以及一壶烧酒，然后陪着笑脸站到了一边去，他这小酒肆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不免有些受宠若惊。

杨凌跺跺脚，解下斗篷，成绮韵顺手接过挂在了门旁柱上，杨凌走到桌前坐下摆手道：“你也坐，呵呵，本官不能不担心呐，这剂药方要是不管用，这平倭之战起码要打上两年，那样的话变数就太多了，但愿我亲手训练的这两万多兵马不会令我失望。”

成绮韵嫣然笑道：“倭寇骚扰海疆已百余年，始终不能解决，大人如果能在两年之内平定倭寇，已是不世之功，何必这样着急？”

杨凌摆摆手，那老板连忙点头哈腰地退到了里屋，杨凌这才轻轻摇头道：“等不得呀，朝中反对解除海禁的官员一直隐忍着不敢和我公开作对，就是在找机会，我不能给他们这个借口，倭寇之乱必须得快刀斩乱麻！”

我要你尽快招安东海四大寇，就是因为咱们的水师刚刚成立，战力虽强可是却不熟悉海事，战场之上这些事是万万马虎不得的。东海四大寇了解海面上大大小小千余个岛屿的地形和水面下的潜流、暗礁，有他们相助，我们就能阻止倭寇逃回海上和我们周旋，从而彻底将他们歼灭！”

“除了王美人，其他三大寇可有接受朝廷招安的意向？”杨凌注视着成绮韵，成绮韵挽起翠袖，正为他斟满一杯水酒。

“钓鱼岛的白小草主要与南洋诸国做生意，西洋海盗封锁了马六甲，陆地上又到处调动军队平倭，白小草困居海岛，手下近万人目前都在坐吃山空。

而且他和雪猫、海狗子两兄弟不和，势力难以达至北方，可供他选择的道路不多，所以我令人直接以朝廷的名义与他接洽，白小草已有了接受招安的意思。”

“海狗子和雪猫那边……”成绮韵微微蹙起了秀眉，放下筷子道：“这两人的地盘接近日本，与倭寇关系一向比较密切，据我的内线探来的消息，他们倒无意援助倭寇，不过却想坐山观虎斗，待倭寇实力受损退回海上时，趁机收服他们，扩大自己的地盘。”

成绮韵轻蔑地笑了笑：“他们现在兴高采烈的，还以为这是他们独占东海的好机会，又怎肯接受朝廷的招安？”

杨凌轻轻抿了口烧酒，沉吟道：“如果见了朝廷的招安文书便马上投降，他们也不配称纵横四海的大盗了，你看要不要派水师教训教训他们？把他们打痛了再坐下来谈，他们才肯好好地考虑一下咱们的意见。”

成绮韵迟疑了一下，抬眸道：“大人，现在战事紧急，一些富商存了观望之意，加之用度实在紧张，船厂银两不足，战舰的建造速度大受影响，再者战舰造出来总要配备大炮等武器，一门大炮造价也在数千两之间，仓促间我们很难再凑得出一支强大的舰队。

东海四大寇的战力绝非倭寇可比，如果派一支尚不熟悉海情的水师队伍与海盗强行作战，对付海狗子和雪猫的百余条战舰以及身经百战的两万海盗，纵然是胜也必然是惨胜，那时还如何封锁海岸，如何尽歼逃回海上的倭寇呢？”

杨凌目中露出一丝笑意，轻咳一声，盯了她一眼道：“老毛病又犯了！又要和我卖关子？你有什么计策不妨说出来吧，我的女军师。”

成绮韵“咕儿”一笑，说道：“大人，以卑职之见，将四大寇尽数网罗于麾下，并不容易。即便答应他们的各种条件把他们收容过来，必然也骄其傲气，同时这些出身海盗的招安兵不服约束惯了，自古以来招了再反、反了又招的匪寇大有人在，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所反复？”

大人还记得白大人提出剿寇三计么？分别是诱降、招安和武力围剿。诱降之计已被



大人否掉,但是卑职想变通一下,对桀骜不驯的雪猫、海狗子两个大盗,以招安之名,行诱降之实。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在剿倭战中显示出官兵的威风,并且答应他们的一些无理条件,才会使他们考虑招安的可能。

他们虽是拜把兄弟,可是这两位拥兵自重的海上王,对自己的磕头兄弟未尝没有戒心。只要巧施妙计令这对大盗互相猜忌,卑职就可以在不损朝廷的信誉、不出一兵一卒的前提下,令这对大盗自相残杀。

等他们两败俱伤时,大人再出面收拾残局,率我水师一鼓而胜,尽得海狗子和雪猫控制的大片海域。同时,还可以震慑王美人和白小草两股巨盗,使他们不敢生出二心。”

杨凌抚着脑门看着成绮韵,成绮韵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镇静地回望着他,杨凌忽地板起脸,坐直了身子一字一顿地道:“坑人,我不行。升官,你不行。所以……你坑人,我升官,东海四寇能否平定,一切就仰仗成姑娘了。”

他这番话是学一部电影里的人物,可巧那人也是浙江人,杨凌在江南待了几个月,简单地学几句口音倒还似模似样。

成绮韵难得见他开玩笑,一时被他逗得前仰后合,她掩着嘴咯咯笑道:“那卑职就祝大人步步高升啦,你升得越高,卑职的靠山够硬,坑起人来才过瘾。不过……卑职此计能否成功,也要仰仗大人,大人的兵能打出威风来,我才能和那一猫一狗谈下去。”

“我的兵?”杨凌的笑脸消失了,他扭过头看着迷雾烟雨中的柳林碧波,轻轻叹了口气:但愿他们能争气吧!

这十多天来,杨凌令伍汉超配合宋小爱练兵,专门学习壮家兵的步兵击刺法,然后结合明军所使用的武器和作战特点,加以修改后传授明军。

壮家兵是七人为伍,其中还有个“砍头三人组”是专门割人头向头人领赏银的,明军自然不会如此浪费兵丁,加上明军的士气、勇气实不及壮家兵,七人为伍恐也难敌倭寇的悍勇,杨凌和伍汉超经过一番研究,决定以十人为一伍,长短兵器结合。

由于浙闽沿海地区多山陵沼泽,道路崎岖,大部队兵力不易展开,而倭寇又善于设伏,好短兵相接,同时倭寇惯用重剑、长枪和倭刀作战。杨凌和伍汉超针对这一特点,从牢里弄出一队倭寇来,每日陪着明军作战,不断完善明军作战小队的兵器配备和步战阵法。

这种十人步战小队,以最强壮勇悍者为队长,当先持着长枪,左右两人一持长盾,一持短盾及腰刀,既可掩护队长和后卫,也可随时参与搏杀。

再二人持竹枪掩护盾牌手,同时又受盾牌手的掩护,后边五人三个使长枪两个使朴刀,远攻近攻彼此照应,还可根据地势和对方兵力分布随时拆大阵为两个小阵或三个小阵,十分灵活机动。山东孟四海、四川蒋洲的军队均受了这种新式战法的训练,他们的兵不曾与倭寇作过战,锐气远胜于江南兵,如今战事正紧,所以训练稍见成效,杨凌便把他们打发上了战场,而且还真的令这两个冤家互为犄角,广西狼兵为中军,三路大军向东南方横扫过去。

其他各省的军队已陆续赶来,杨凌令他们驻守苏州接受自己的新战法训练,趁机把那两万打败过倭寇并已接受新式战法的苏州守军每千人为一组分二十组,再把自己的

三千精卫每一百五十人为一组，分散到这二十组官兵中任统领，随即令他们分别赶赴各省，作为各处卫所官兵的主力领导抗倭。

这个方法是大为可行的，因为倭寇为了补给方便，同时易于避开明军主力，大多是以几百人为单位独立作战，搅得江南半壁江山处处烟火。而明军虽然人多势众，奈何士气军心涣散，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否则有千余精兵，足以对付到处流窜的小股倭匪。

杨凌将这两万大军以千人为一队分散入六省作为各支卫所官兵的作战主力，只要他们打上几场胜仗，就可以大大鼓舞全军的士气，同时再由他们训练官兵新式步战阵法，这样就可以以点带面，迅速改变整个沿海官兵的面貌。

只要此法奏效，可以想见投放出去的这二十点星星之火，将迅速变成燎原之势，带动整个战场局势的改观。这一策略已不仅仅是指挥一场具体的战斗，而是杨凌纵观全局制定的抗倭战略。

要实现这一战略要求，将有数十万大军在他的调度下，纵横于六省之间，迫使倭寇变小股流窜为汇聚结合，从而在明军拥有数量优势逐步演变成数量和质量双优势时，利用地利、人和，逼敌正面决战，歼其主力，从而一劳永逸。

这个战略要求能否达到目的，就要看他训练有成的数万大军能否成为抗倭明军的主心骨，与此同时，他的目光已跳出战事正酣的大陆，开始着手解决东海四寇，以便大决战之后能够切断倭寇的退路，从而将来犯之敌全歼在中原大地上。

杨凌第一次策划对敌战略是在北方战事中。在明廷有意打一个扶一个的手段下，火筛和伯颜可汗正秣马厉兵，暂时形成了一个战略平衡，而同样存有野心的瓦刺和朵颜三卫只要按捺不住加入这场赌局，短暂的平衡局面马上就会被打破，大明就可以等着坐收渔利了。即便这一战失败，也不过是维持现在的局面，不会造成更坏的后果。

但东南六省抗倭之战不同，它是杨凌独立指挥的第一战。成功了他将拥有一份谁也抹杀不了的赫赫战功，经过他的亲兵和亲自训练过的六省大军，无疑也会成为军中杨凌一系的坚定支持者。

如果失败，战火甚至可能被引向内陆，而做为抗倭战的主帅，他负有无可推卸责任，到那时面对满朝文武的弹劾，面对江南残破的江山和溃败的军队、陷入水深火热的百姓，皇上就算再如何宠信他，能坐视他造成的如此局面么？即便他自己，也不能不请罪受死了。

杨凌深知这一战事关系之重大，所以他暂时放下广西和四川的事，对于京中传来刘瑾日益嚣张、在朝中飞扬跋扈结党专权的情报也置若罔闻，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抗倭之战。

然而，运筹帷幄者将帅，决胜千里者士卒！

他的“涅槃”计划能否成功，就要取决于他的星星之火，孵化出来是一只火凤凰，还是一只草骨鸡了。

兵啊……

兵败如山倒！

东华鹿之介提着两把刀一路狂奔，后边是连绵一里的溃兵，队伍一旦溃败，是根本无

法马上组织有效的反抗的。

他的这支队伍连真倭带假倭一共有两千多人，算是附近几支到处袭扰的倭寇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东华鹿之介原本是个裁缝店老板。他的小店在战火中倒闭后，他就加入了一支倭寇队伍，每年两季到大陆劫掠，几年后竟也混成了海盗头目。后来首领病死，他就成为了这支倭寇的大头领。

这次他们渡海而来，在一处海岛上安排下妻子儿女后，就一直带着自己的人马在近海处劫掠，以便随时把劫掠的物资运回岛去，附近的明军连几百人的倭寇队伍都打不过，和他们作战几次均大败而归，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这日东华鹿之介正领着他的人在莫枝镇烧杀抢掠，忽然一队明军出现，两军交战，明军一触即溃，东华鹿之介见明军只有五百多人，还以为是附近的卫所官兵无意中在此出现，立即指挥大军追杀上来，想全歼这股明军。

不料一向狡猾谨慎、善打埋伏的倭寇，由于近来战事太过顺利，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一路追出镇子，竟然中了明军的埋伏。

明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时，东华鹿之介还想反击，谁料这支明军正是孟四海的山东兵，他们和川军一路向东南赶来，憋足了劲要分出个上下高低。这支军队的素质和战力本来就比江南明军要强一些，加上士气正旺、兵员也比倭寇多，又是以有备打无备，倭寇虽然勇猛，仍是大败而归。

东华鹿之介见追兵甚急，便分兵两路逃命。他的队伍里有一些熟悉附近地形的汉人，在明军的土地上利用对地势的了解打败明军，原本就是他们的专长，如今便想故伎重施，要分散明军兵力，再利用自己对附近的地形了解，抄小路两军合围，说不定还有机会反败为胜，歼灭明军。

不料孟四海一条筋，只管盯住了他追，根本不管逃逸的另一支倭寇，东华鹿之介暗暗叫苦，他率着一队人马刚刚逃出两里地，偏偏又碰上了与孟四海同步南来的广西狼兵。

这一来可吃了一个狼的，在送给狼兵的砍头小组百十颗人头的礼物之后，孟四海也追了上来，东华鹿之介终于放弃与另一股倭寇汇合，慌不择路地向东北方退却了。

孟四海和宋小爱合兵一处自后追赶，鹿之介见追兵越来越急，前方左侧近海处有处险峰，便率人退上山去，据山把守。

这个山头两面是悬崖峭壁，一面临海，山势较高，也较为险要，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孟四海指挥大军追到山下，倭寇以石筑墙，凭险据守，死守住登山的一面，凭借地利与明军鏖战。

孟四海和宋小爱指挥士兵攻了一阵，见士兵伤亡严重，便暂且收兵，封锁了山下。此时太阳西下，海面上被阳光和彩霞映得一片艳红，山上犹被一线阳光照射着。

宋小爱仰望着山峰观察了一阵，说道：“这山只有一面可以攀援，我看咱们守在山下，困死他们，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伍汉超摇摇头道：“就怕他们不会一直守下去。我刚才四下转了一圈儿，临海的一面全是浅礁，搭了木筏也渡不过去，况且咱们的兵又不习水性。”